古文尚書撰異

古文尚書撰異卷三十

段玉裁學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王若曰父義和

釋文曰義本亦作誼　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云足利古本經文義作誼　玉裁按尚書別本義皆作誼如洪範遵王之誼呂刑鴟誼大甲不誼習與性成皆是也鄭司農注周禮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好古者用此說改尚書義字耳

正義曰鄭君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

洪景伯隸續載皇祐癸巳洛陽蘇望氏所刻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玉裁按中有大誥呂刑文矦之命遺字謂皆左氏者誤也其十九行廿行廿一行廿二行多文矦之命字卲昭連文以卲爲昭之古文也汗簡卩部曰卲昭字也見石經然則作汗簡者曾見三體石經而三體石經以卲爲昭於古假借必有據

史記晉世家作昭登於上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蔡邕注云尚書曰昭登于上此今文尚書也如升鼎耳而雊史記漢書皆作登鼎耳凡古文作升凡今文作登也鄭注喪服篇云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今之禮皆以登爲升（此句當作以升爲登謂用升字代登字）俗誤已行久矣然則二字

古通用

敷聞在下

班固典引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玉裁按今文尚書作登鋪古文尚書作升敷鋪聞卽敷聞也書以文武爲上平王爲下班以堯爲上漢爲下此今文尚書說也與宏爲韵厥道下屬李善絕句誤也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玉裁

按僞古文君牙永所不見永正引文侯之命耳僞君牙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俗本王作正小顏記憶之誤使學者疑不可不正

越魏三體石經篆作粵

烏呼閔予小子

釋文曰予如字又音與按音字爲古音也

嗣造天丕愆

造字王孔皆訓遭此必今文尙書作遭故用以注古文也於大誥呂刑知之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卽各本誤作旣今訂正攷開成石經作卽王氏鳳喈云傳及疏亦皆言卽日本山井鼎七經攷文據彼土古本亦爲卽　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尙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之危以罪咎在其用事者也玉裁按此今文尙書也或作克俊在厥服作咎在厥躬爲異按文穎注云耆老賢者疑漢書耆壽下咎在上本有俊字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烏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晉世家曰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

愼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

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

父義和女克昭乃顯祖女肇㓝文武

肇各本作肈俗字也唐石經不誤女魏三體石經篆隸

皆作女知今本作汝之誤

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女多修扞我于艱若女予嘉

說文三篇攴部曰敳止也从攴旱聲周書曰敳我于艱

玉裁按敳扞古今字衆經音義引說文捍止也又引說

文扞止也蓋謂捍扞皆卽敳之別體今說文手部扞抵

也莊子釋文引說文扞抵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

說文六篇貝部曰賚賜也从貝來聲周書曰賚介秬鬯玉裁按介爾古今字手部引攷工記塑介亦是也五篇鬯部曰鬱或从禾作秬疑壁中古文當是作鬱說文經轉寫易爲秬耳

彤弓一彤矢百玈弓一玈矢百馬四匹

尚書正義作玈玈字凡六見且曰彤字从丹玈字从玄故彤赤玈黑也據此則可知尚書經文傳文皆本作玈今經傳皆作盧者未知孔氏正義本與陸氏釋文本所據有異抑陸氏本亦作玈天寶三載改作盧音義中玈字爲宋開寶中所删也凡訓黑之字作驢見於說文解字經傳多假盧爲之如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作盧弓

王莽傳作盧弓矢是也楊子法言五百篇彤弓驢矢此用字與說文合者也驢之異體作玈僖二十八年文四年左氏傳皆云玈弓矢千其字從[元]旅省聲而非古字也古音旅盧無魚模斂侈之別如盧卽盧聲可證古字假旅爲驢魏三體石經遺字之存於洪氏者文侯之命篇有文侯王若在下事厥辟粤小女克昭前文歸視乃一旅荒寧廿餘字而誤系之春秋傳其旅旅二文一篆一隸卽盧弓盧矢之盧字也魏時邯鄲淳衛敬侯諸家去漢未遠根據尚精蓋左氏叚多古文音義云玈本或作旅此正古本之善轉以爲非小雅彤弓音義亦云玈本或作旅字者非此皆陸之疏爾玈之字魏人石經隸

體不用則起於魏以後昧於假旅之恉而改从[元]旁爲傳合也說文無玈字正義云說文形从丹玈从[元]似說文有玈字者誤也

周禮司弓矢疏云文侯之命賜之彤弓玈弓

張揖廣雅釋器訓黑之字凡廿有九而有黸無玈則魏時無玈字信也無玈字者以黸包之

向作六書音均表言音轉音變古平仄不同今韵三條音轉不具論如旅之代黸猶史記魯世家魯之代旅知古模音皆同魚音也旅不必上聲黸不必平聲故可相代故云古平上爲一類去入爲一類也

魏石經三字佚其一要其古文必㫛字也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

德

古文尚書撰異卷三十一

段玉裁撰

秦誓第三十一　周書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公曰嗟公謂秦伯也

予誓告女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

山井鼎考文足利古本無作亾下無他技同

正義曰逾益邁行也員卽云也言日月益爲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據正義知經文本作員來傳以云

釋員作云來故正義曰員即云也衞包依之改員爲云

猶洪範改圛爲驛唐孝明詔改古文爲今文本屬肴妄

衞包不能諫証曲意從之槩以同音訓釋之字改經字

何僞書之多厄也困學紀聞曰周益公云唐賦多用員

來讀秦誓正義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益公猶未悟

云系衞改作正義時經文作員唐人自依經用員來字

若經文本作云則正義不可通矣僞書音義當有員音

云之篇又經開寶中删去益公時釋文原本蓋已不可

得矣下文雖則云然本亦作員師古羣賢傳注引正作

員說之曰員與云同師古時未經衞改也　詩鄭風聊

樂我員釋文員本亦作云小雅昏姻孔云釋文云本又

作員商頌景員維河箋曰員古文云云此謂古文以員字爲云字也淺人改之曰古文作云似有一本古文毛詩作景云維河者失之萬里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說文十篇心部曰惎毒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就惎惎玉裁按小徐本同來字當是未字之誤惎惎之上當脫予字而下惎字之下當有脫文如圖升雲半有半無堲疾惡也莫席纖蒻席也皆引書而釋之與其字之本義不必合攷惎字在左氏傳有訓毒者如惎閒王室惎澆能戒之是也有訓教者如惎之脫扃西京賦天啓其心人惎之謀是也教之訓則惎與諆同毒之訓則惎與忌

略同說文𢄊當作周書曰未就予惎惎教也而脫誤歟惎忌同部同音壁中作惎說古文者讀爲諆忌諆誋之省䛨未必如孔訓也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員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漢書韋賢傳師古注云秦誓曰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漢書李尋傳師古注引秦誓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僁　玉裁按今本員皆作云衛包改也李尋傳注愆作僁唐初本從籀文也　劉向新序襍事五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王伯厚漢藝文志攷引之

秦本紀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

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庶

不欲

釋文仡仡馬本作訖訖云無所省錄之皃

說文八篇人部曰仡仡勇壯也周書曰仡仡勇夫是也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說文三篇言部曰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

善諞言論語曰友諞佞　釋文諞馬本作偏云少也辭

約指明大辨佞之人按指今本譌損

說文十二篇戔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戔戔巧言玉裁按

歺部殘賊也是戔殘同也周易束帛戔戔子夏傳作殘殘引周書者秦誓今文也秦誓戩戩善諞言說文言部引之馬季長本及枚氏本同此古文尙書也今文尙書作戔戔靖言春秋文公十二年公羊傳曰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何注諓諓淺薄之貌竫猶撰也劉向九歎曰讒人諓諓孰可愬兮王逸注諓諓讒言貌引尙書諓諓竫言漢書李尋傳曰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說文無諓字葢治經者加言旁於戔耳先儒多言公羊子夏弟子受經於子夏而其所稱尙書則與伏生今文合漢人多習今文故引諓諓竫言戔與諓

靖與竫古同音通用

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用秦誓語與公羊合然則作辭者古文作怠者今文也石經今文尚書無皇曰今日耽樂作毋兄曰則皇自敬德作則兄曰兄即今況字與我皇多有之作況乎我多有之合然則作皇者古文作況者今文也徐彥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箸於竹帛然則此傳成於伏生書已出之後戴宏之言可信非公羊高成之也周書曰戔戔句絕下當云戔戔巧言也如引商書曰圛下文云圛者升雲半有半無後人轉寫脫去複出之

戔戔字倂也字非巧言爲諓言之駁文也賈逵外傳注曰諓諓巧言也公羊音義許用侍中說釋書也戔戔何氏淺薄之訓近是廣雅釋訓曰諓諓善也馬季長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僞孔傳訓截截爲察察佀皆緣晉生訓戔與截平入雙聲脂元同入公羊釋文曰諓徐邈在淺反又子淺反又音牋戔大徐昨千切

圛訓回行周書之圛訓升雲半有半無堲爲古文垐垐訓以土增大道虞書之堲訓疾惡去聲戔訓賊也周書之戔戔則訓巧言文瀆正等古經之字不盡同本義益段借在其中矣

又按越語范蠡曰又安知是諓諓者乎韋注諓諓巧辯

之言此注與賈許合陸氏所引外傳賈注常亦謂越語

說文序曰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此蓋舉其多者

而言未可泥也如言部引截截善諞言是用孔氏古文

戈部引戔戔則伏生書也又如人部引方鳩僝功是孔

氏古文丞部引旁逑孱功則伏生書也凡古文作方今

文多作旁又如永部引江之永矣此毛詩也又引江之

羕矣此韓詩也韓詩江之漾矣見文選注從氵誤也又

如既引江有汜復引江有洍此亦必一毛一韓

尙書大傳皇於聽獄乎此假皇爲況況字也公羊傳而

況乎我多有之此假況爲皇暇字也皇與況互相假借

也而況乎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孔傳皇

訓大非

公羊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怠注易怠猶輕惰玉裁按易怠疊字也易讀如素問解㑊之㑊疏云易爲怠惰非是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曰義之不圖俾君子怠亦用今文

息夫躬傳曰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按詿誤二字無理諓諓二字之誤也息夫用今文尙書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

釋文介馬本作介此不可通當是馬本作砎周易豫六二介于石釋文介古文作砎古文謂費氏古文易也砎

即說文之䂳字石堅也爾雅䂳固也馬云一矿耿介一心端慤者一心端慤正謂堅確集韵十六梗矿硬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是尚書一矿之證

斷斷猗

說文十四篇斤部曰斷截也从斤𢇍𢇍古文絕又曰𠜧古文斷从𠂤𠂤古文叀字周書曰𠜧𠜧猗無它小徐作佗大徐作他技又曰㫁亦古文猗大學引泰誓作兮禮記正義曰兮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爲猗言有一介之臣其心斷斷猗猗然專一與此本異玉裁按此據孔傳也孔傳斷斷猗猗然專一俗本脫一猗字便不可讀而作尚書正義者不逹其意云猗者

足句之辭引大學及詩河水清且漣猗於理則然而非孔說也孔說猗猗美盛皃與猗猗旖旎義同故釋文曰猗於綺反又於宜反不云胡雞反是陸氏以前未誤也

無他技

釋文他本亦作它　大學釋文作它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公羊傳曰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

彥禮記大學注曰彥或作盤玉裁按盤與般同大也廣元威說三倉買升郎記彥均爲下卷彥盤音集韵二十六桓彥蒲官切大也常也

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是大學作寔古是寔通用同部同音也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論衡刺孟篇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子孫上屬黎民下屬斷句依此爲長正義非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

冒大學作媢是也古文從省假借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

達大學作通凡古文尚書達字今文尚書作通如禹貢顧命等篇皆可證大學同於今文尚書也

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禮記大學篇秦誓曰若有一个釋文作个正義作介臣斷斷兮無它技釋文作它俗本作他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鄭注彥或作盤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說文十四篇自部曰隉危也从自从毀省徐巡以爲隉凶也賈侍中說隉灋度也班固說隉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隉讀若虹蜺之蜺玉裁按後漢書杜林傳云沛南徐巡始師事衛宏後更受林學林於西州得桼書古文

尙書一卷以傳衛宏徐巡於是古文遂行𨺅凶也此巡之說桼誓也巡之說尙書凡兩見於許書賈侍中說𨺅㶊度也葢亦說桼誓也侍中受古文尙書於塗惲撰歐陽大小夏矦尙書古文尙書同異集爲三卷𨺅與臬雙聲音近遂㠯爲於六書屬假借故訓爲法度如其說則杌字連𨺅爲文當是法度建立兀然之意班固字孟堅右扶風安陵人范史偁其學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而固曾爲白虎通及離騷章句皆訓詁詳明今白虎通雖殘缺而尙存離騷章句已亾然如不變曰醇不襍曰粹田三十畝曰畹見於劉逵張載所引者猶可攷證𨺅訓不安許君及僞孔傳皆本之也尙書杌从木說文無此

字惟手部有扤字訓動也與詩正月毛傳合方言亦云
僞謂之扤謂船動也然則尙書杌字从木當爲从手之
誤若左氏傳檮杌許書作檮柮者與危訓無涉也許君
引周書又从自作阢許書經轉寫歲久此或因下隉字
从自而上字依寫古籒如是者多矣其原書或作兀作
扤未可知也讀若虹蜺之蜺攷許書雨部霓訓屈虹虫
部蜺訓寒蜩此或許書本然或後人轉寫所改葢因虹
字从虫輒作霓字亦依寫也梁書王筠傳沈約作郊居
賦示筠筠讀至雌霓五的翻連蜷沈撫掌欣抃曰僕嘗恐
人呼爲霓五兮翻據許讀隉如霓是霓之讀入聲漢時已
然但五的五兮史有此注今之錫韵齊韵也霓从雨兒

聲兒聲字在支韵由支而析入齊入聲陌麥昔錫陸法

言呂爲庚耕清青之入實支齊佳之入也實字平聲五

兮入音五的是爲舊晉集韵錫韵内有此字者爲是廣

韵錫韵不收僅見於屑韵非也許讀如覔當依錫韵讀

之大徐依廣韵五結切非是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古文尚書撰異卷三十二

段玉裁學

書序第三十二

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正義云作敘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玉裁今依馬鄭之舊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孫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自曰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是也古文尚書與今文同

公羊春秋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孫猶孫也疏云凡言孫者孫遁自去之辭今此言孫與尚書序云將孫於

位讓於虞舜義同故言孫猶孫也左氏疏取其說亦云帝堯孫位按此知序本作孫淺人改爲遜又或刪釋文孫字音義耳作公羊疏者所據不誤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玉篇人部微字下書云虞舜側微微賤也

集韻八微曰微賤也或引虞書舜側微玉裁按此謂玉篇也今集韻板本譌从彳

趙岐注孟子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亾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按舜典今本孟子注疏譌爲堯典舊章篇中所言舜事趙疑皆在舜典及他逸篇中玉裁按舜典之敘卽虞舜側微云云也亾失其文謂敘存而文則放

佚也趙注孟子所引皆今文尚書古文卅四篇未曾得見則廿四篇之不得見更可知也

閻氏百詩曰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祗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然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玉裁按趙氏注孟子早㓻斯論惟百詩不知堯字乃舜字之誤故云爾

尚書正義曰鄭元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

篇爲五十八二十四篇者鄭注書序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鄭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允征云允征臣名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注旅獒云獒讀曰

豪謂是胷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大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亾其汨作典寶一十三篇見亾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玉裁按所謂二十四篇者卽劉歆班固所謂十六篇也云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者謂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也鄭於二十四篇皆云已逸而正義獨言此十三者謂舜典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武成旅獒冏命十一篇舜典又堯典中與其餘十篇皆見存但不置博士鄭謂之逸猶未為誤也正義未知十一篇者別有眞鼎而非校書十三篇者皆存祕府而非亾物鄭謂二十四篇為逸篇顯然可信孔沖遠信枚疑鄭此大繆也

鄭以有目無書者謂之亾有書而不立學官者謂之逸分別甚明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按孔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則釋文云讀至方字絕句是也孔釋尙書多以四方釋方字詳雒誥廣雅云方大也則方字當下屬釋爲大設居方

汨治也晉曰

鄭云汨作逸九共九篇逸

釋文曰衆家經文並盡此惟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玉裁按此謂王本經文多六字非王注也不言舜典者正謂舜典未逸也此葢僞孔書己行之

後或誤王本如此而誤羼入於經

尙書大傳虞夏傳曰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系之九共殷傳曰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系之帝告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系之說命按九共在古文爲逸書帝告說命在古文爲亾書伏生誦習百篇述其所記憶如此

據僞孔傳槀勞也正義云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則唐石經作槀爲是槀卽枯槁字也今注疏釋文版本作稾从禾非是

鄭云槀飫亾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

釋文曰矢本又作夭謨字又作謩

玉裁按大禹之下當是脫一謨字鄭云大禹謨逸

皋陶謨篇自曰若稽古皋陶至俞往欽哉皆是也與今文尚書同

鄭云棄稷逸尚書益稷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於皋陶謨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玉裁按作僞者割分皋陶謨帝曰來禹之下爲益稷因暨益暨稷之文易棄爲益閻氏百詩曰法言云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若稷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遂立此論於此知棄稷眞篇子雲得見之矣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釋文曰貢字或作贛玉裁按任土作貢之下疑當有作禹貢三字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不服史記正義曰地理志云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玉裁按訓纂者姚察漢書訓纂也啓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雒汭作五子之歌

釋文曰汭本又作內

鄭云五子之歌逸

王逸注離騷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雒汭

此逸篇也玉裁按趙岐王逸輩皆知有逸篇矣

夏本紀曰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雒汭作五子之歌

楚語士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韋注曰五觀啓子大康昆弟也觀雒汭之地書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雒汭傳曰夏有觀扈玉裁按五子之歌恵氏定宇古文尚書考據左氏傳外傳離騷周書嘗麥解王符潛夫論韋昭國語注證枚頤書之僞矣竊謂墨子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即五也以左傳斟灌夏本紀作斟戈氏今本斟氏戈氏衍一氏字若干或言若柯桓表讀如和表例之歌即觀也五子之歌即五觀也之歌蓋謂往觀地觀地

卽雒汭韋昭取爲明確約之曰五觀詳之曰五子之歌謂五子爲五觀或省五言觀皆以國名之也五子必非五人汲郡古文云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云季子則一人也序言五人猶經言五子也古文又云武觀以西河畔然則觀地不在西河猶微子封宋康叔封衛微康不在宋衛漢東郡觀縣非雒汭觀地也觀之爲歌猶甫之爲呂桒之爲胖作僞者泥於歌字敷演五章尙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

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啓乃惠氏定宇曰乃當作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未詳江氏叔澐曰當作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惠曰當作天天用弗式按此五

子之歌眞篇之辭也武觀者尙書逸篇之名武卽五觀卽歌也

或問子言五子非有五人其如潛夫論云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何應之曰王氏未見紀年但據舊籍認是五人耳如三老五更非有三人五人也且水經注巨洋水篇云國語曰啓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葢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善長謂五爲人名觀爲邑名亦可證余說之非妄矣五觀葢其名也此觀字衍文

韋昭但云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史記魏世家正義曰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夏衰滅之矣元和郡縣志觀城下同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鄭云允征逸

正義卷二曰允征臣名此篇征字史記夏本紀集解可證也

夏本紀曰帝仲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正義曰鄭注禹貢書序引允征云厥篚元黄昭我周王

郭注爾雅引逸書釗我周王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鄭云帝告亾釐沃亾

史記殷本紀曰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

居作帝誥索隱曰一作告上言從先王居故作帝告玉
裁按告即嚳字也孔傳謂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
亳故曰從先王居
尚書大傳殷傳帝告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按此帝告
之佚文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鄭云湯征亾
孟子滕文公篇書曰葛伯仇餉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
罰趙注皆云尚書逸篇文玉裁按此湯征篇之文決可
知者作僞者誤系之仲虺之誥矣趙氏不云亾書而云
逸書者趙不見中古文於亾與逸不能如鄭之區分也

殷本紀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
覰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乃進君國子民為
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
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
女方作女鳩女方

鄭云女鳩亾女方亾

殷本紀曰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
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此五亾篇舊解是夏
書馬鄭之徒以為商書按此釋文當在女鳩女方之後今單行釋文本系之釐沃之下

注疏本系之經文湯征女鳩女方之前殊不可解用此知剏改釋文者全不求其文義 正義曰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元爲商書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鄭云夏社亾

殷本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玉裁按本紀次湯誓典寶之後與書序不同

疑至臣扈

鄭云疑至亾臣扈亾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正義曰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

爲枉臣扈後第二十九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注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亾矣

墨子尚賢篇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鄭云典寶逸

釋文曰誼本或作義按古今人表義伯中伯

殷本紀曰湯伐桀作湯誓桀犇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按正義舉鄭注書序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據此則典寶在咸有一德之後伊訓之前而正義說百篇次第孔鄭不同但舉湯誓咸有一德蔡仲之命周官柴誓五篇不舉典寶用此知正義所舉次第不同者尚未備也但據二十四篇次第知典寶在咸有一德後伊訓前而百篇次第伊訓之前尚有明居未知鄭本典寶在明居後抑在明居前也姑從孔本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鄭云仲虺之誥亡

殷本紀曰湯歸至于泰卷索隱曰鄭玄注書作仲虺又作泂則卷當爲坰與尚書同其下有陶字者是衍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舊本或旁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王肅按卷坰雙聲

不必改字正義云陶古銘反則誤謂卷爲衍字也 中䖒作誥 索隱曰仲虺二音[illegible]一作壘音如字何書又作虺也

春秋襄十四年左傳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下言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乃承上文而釋之 襄三十年鄭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下言推亡固存國之利也亦承上文而釋之 宣十二年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此櫽栝入字爲四字下文兼弱也三字武子釋書也

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 墨子非命上於仲虺之告曰

非命中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 非命下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 孫卿子

堯問篇吳起諫魏文侯述楚莊王之言曰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亾　玉裁按此皆作僞仲虺之誥者所本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鄭云湯誥逸

殷本紀曰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illegible]

曰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徐廣曰之一作攻女毋我怨以令諸侯玉裁按此或從孔安國問而得之或從他采錄皆未可知如九共帝告佚何戰[illegible]於伏牛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

鄭云咸有一德逸

正義曰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玉裁按殷本紀伊尹作咸有一德亦在成湯時次湯誥後孔系之太甲時誤也

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曰吉當

爲告告古文誥句絕字之譌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
爲咸有一德句絕今亾玉裁按以爲咸有一德者誥曰尹
誥書序則謂之咸有一德也以四字適相合知之也是
篇本逸而云今亾者蓋逸篇十六故有此篇至康成時
亾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亾然則馬鄭亦未嘗全見
十六篇也作僞者以緇衣前二篇系之本篇以後三篇
系之太甲

咎單作明居

鄭云明居亾

殷本紀曰咎單作明居

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鄭云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亾

殷本紀云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孟子萬章篇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漢書律歷志曰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尚書正義曰鄭注典寶序引伊訓云載孚在亳下文又曰征是三朡未知亦伊訓篇抑爲鄭語也　玉裁按孟子劉歆所引作僞者之所本也

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大甲三篇

鄭云大甲三篇亾

殷本紀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大宗

禮記表記篇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緇衣篇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孟子公孫丑篇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按逭活音同字異　禮記大學篇大甲

曰顧諟天之明命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鄭云沃丁亾

殷本紀曰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

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

乂四篇

玉裁按經無太字皆本作大而音太衞包乃改爲太字

開寶中又盡刪釋文之大音太以泯其與衞包鉏鋙之

迹然書序大甲皆作太甲而伊陟相大戊釋文曰大音

太獨幸而未刪禹貢大原大行大華皆作太而楊州大

湖晉太湖獨幸而未刪以其未刪者僅存則可藉以證全經之字也

共生二木合生也或以一暮大拱釋之誤矣

鄭云咸乂四篇亾

五行志引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

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太戊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鄭云伊陟亾原命逸

江氏叔澐曰殷本紀作咸艾之下有作太戊三字太戊
二篇名也因下大戊贊于伊陟蟲太戊字而脫但如此則
百篇之數多一篇殷本紀云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
伊陟讓作原命依史記則書序作伊陟原命原者再也
因其讓而再命之也伊陟原命四字為一篇適得百篇
之數也玉裁按馬云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
也原命為二十四逸篇之一馬實親見而云然原命者
命原非命伊陟也史記云作咸艾作太戊太戊贊伊陟
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是史記脫作伊陟三字贊
作太戊三字字數適相當賣轉寫之譌不得緣誤立說
凡書序有佚其序僅存其目者如作伊陟句絕原命別

爲一句其所以作原命者未著也作夏社句絕疑至臣扈不上屬所以作疑至臣扈亦未著也

正義卷二云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玉裁按肆命二十山井鼎考文曰宋板作伊陟二十古文逸篇僅存其目而目之互異復如此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鄭云仲丁亾

殷本紀仲丁遷于隞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鄭云河亶甲亾

殷本紀河亶甲居相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鄭云祖乙亾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按說文六篇邑部曰邢鄭地有邢亭也从邑井聲祖乙所遷當正是此地此字今史記作邢今說文邢音賢經反皆非也集韵三十九耿曰邢地名通作耿本史記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正義曰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

里束晳云尙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

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尙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同

也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玉裁按

此晉書所謂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也唐初尙存今則亾矣與古文同謂與汲冢古文同也

今本注疏誤衍作不同今本紀年作自奄遷於蒙北曰

殷

正義曰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磨滅容或

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

緣誤作始字知束晳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玉裁按

此數語爲淺人妄改不可讀依宋槧本云治皆作亂其

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乃合亂字見汗簡集韻古文四聲韻羣經音辨用此知作正義時原有傳古篆寫成之古文尚書即流傳至郭忠恕定其釋文晁公武得本鑴諸石薛季宣作書訓者然其原流未可信陳氏所訶爲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耳東廣微當晉初未經永嘉之亂或孔壁原文尚存祕府所說殆不虛鄭注尚書或依今文讀始宅爲治宅如徵篇三十易爲二十未可知也廣微所見壁中本作始而他本作治正與咎繇謨篇始滑治曶相類又可以見壁中古文始治相似斷非作亂或云古文尚書始作亂則與亂相似然始作亂者亦汗簡云尒無以知壁中本必然也

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按大史公曰盤庚三篇漢石經三篇交接處皆空一字葢今文尚書於合一之中未嘗不分別也

周禮大祝注曰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也玉裁按左氏傳云盤庚之誥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一切經音義卷一曰衛宏詔定古文官書㝵得二字同體說文㝵取也尚書高宗夢㝵說是也玉裁按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卽孔沖遠尚書正義顏師古漢書注引用其序及韓退之所得諸李服之者其字體僅見於元應所引三條曰㝵得同體曰枹桴同體曰圖啚同體元應引書序高宗夢㝵說今尚書作得說蓋天寶中衛包所改也陸氏釋文未嘗有㝵說之文者蓋宋開寶中太子中舍陳鄂所重定非陸之舊也元應引說文見部㝵取也而不引彳部重文㝵古文得字也竊疑許君不應一字再出一以爲小篆一以爲古文且得下云行有所㝵

也以尋訓得則與字矣其下何又云尋與得同字蓋後人據衛宏官書而增之歟

說文四篇旻部曰夐營求也从旻人在穴中商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得之傅巖（句絕）巖穴也按營求者規畫而求之也从旻人在穴中大徐作从旻从人在穴上謂舉目使人按索至於穴中也會意字也引商書者書序文也百工營求之營大徐作夐非也（小徐注尚書作營四字恐有誤或後人妄增之）許引書而釋巖為穴以證旻人在穴中此證字形非證字義與引百穀艸本麗于地以釋麗从艸麗訓豐其屋以釋豐从宀豐一例淺者不知此改營為夐求能讀許者也山部曰巖岸也此云巖穴也者岸有穴可

居非有二訓也厂字下曰山石之厓巖人可居广字下曰因厂爲屋也是也

凡說文引經傳有用以說字形者引易爲尤多如引易曰井者灋也說荆所以从井也引易明出地上晉說晉之从日也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說相所以从目木也引易曰豐其屋說豐之从宀豐也引易曰百穀艸木麗于地說麗之从艸麗也引易曰利者義之和也說利之从和省也引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說葬之从茻也引易曰先庚三日說庸之从庚也引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内也說㐬之从到子也引詩曰六轡如絲說轡之从絲也引春秋曰有食之說

有之从月也引孟子罔市利說買之从网貝也其他引

祕書日月爲易引淮南王說元田爲畜引韓非倉頡作

字自營爲厶背厶爲公皆講字形會意之恉非訓字義

也淺者謂爲訓字義於是改豐其屋爲寷其屋麗于地

爲䕻于地而全卦內豐字麗字何以稱焉

嚴史記作險說禮記作兌

楚語韋注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

傅巖作說命

鄭云說命三篇亾

文王世子篇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注兌當爲說說命

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　學記篇兌命曰念

終始典于學注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　學記篇兌命曰學學半　學記篇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緇衣篇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注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　緇衣篇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句絕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注純或爲煩　按此皆說命佚文也鄭注一則言傅說之所作一則言作書以命高宗是三篇皆爲傅說語與僞書異也禮記六引皆作兌說亦兌聲不必謂字之誤　尚書大傳殷傳說命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按此亦說

命之佚文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殷本紀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登鼎耳而呴五行志曰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此今文尚書升作登也

鄭云高宗之訓亾

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注云名篇在尚書江氏叔澐謂當是此高宗之訓也

殷本紀曰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尚書大傳說高宗之訓以桑穀共生事系武丁與殷本
紀乖異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按馬鄭本百篇之序別爲一篇則受字始見於大誓孔
氏散百篇之序冠其篇首則受字始見於此序故孔於
此爲之傳而正義所引鄭注云帝乙號曰受德時人傳
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此自是大誓之注
正義牽入此處耳凡古文尚書而外今文尚書及他經
傳皆作紂此鄭所以爲之說也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錯馬云廢也則讀倉故反錯與措古通用說文手部云

措置也置與廢義同如廢六關卽置六關是也旣錯天命謂盡廢天命盡廢天命者天命盡去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作大誓三篇

今本盟作孟攷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此蓋尚書作盟與左傳合故引左氏為證不爾則當發明盟與孟古音同用之恉此義疏之體例也衛包因盟字音孟乃改經文為孟以後又改正義至開寶閒又改釋文大字作孟刪去小字音孟以滅其迹

大各本作泰今作大以還舊攷僞孔傳云大會以誓衆王肅注云以大道誓衆則其字本作大可知正義曰武

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據此正義似顧彪當隨時經已作泰而以俗說解之大讀爲太而訓爲大之極太與泰同用此俗說也卽如大子大宰卽冢子冢宰冢大也見釋詁俗讀大誓爲太誓因而復改作泰誓困學紀聞曰泰誓古文作大誓晁氏曰開元閒衞包定今文始作泰新經以交泰爲說眞燕書哉大誓與大誥同音泰者非玉裁謂據正義引顧彪說則作泰尙在彪以前非衞包始改王氏所謂古文者乃宋次道家之本晁氏所謂今文者卽衞包改本也自天寶巳後謂衞包改本爲

今文尚書

漢書律厤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律厤志又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按志以伐殷觀兵爲十一年事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爲十三年事似書序一月之上當有十三年三字志引書序大誓八百諸侯會在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之下而不在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之下疑今書序有脫誤非劉歆班固所據之書序也然周本紀九年觀兵盟津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作大誓告于衆庶商之十二月卽周之一月一月卽系十一年書序本無脫誤似不必過信劉歆鄭康成說

周頌思文箋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
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正義曰此皆尚書文
大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注
云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
跪取出涘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
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
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
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
云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鵰其
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
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

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
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
王赤烏穀芑應周尙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
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
麥也詩云貽我來牟
詩大雅文王序正義曰大誓說武王升冊疑舟誤稱大子
得魚卽云王俯取
詩魯頌閟宮正義曰大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
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
詩大雅大明正義曰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
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

鄭君詩譜序曰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正義曰大俗本作泰誤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詩小雅鴻鴈箋曰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正義曰今大俗本作泰誤誓文言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按此必引鄭注也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

小雅正月正義曰尙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

詩大明正義曰大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大公也

禮記檀弓上正義曰大作泰誤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于王舟

說文三篇攴部孜字下曰孜孜汲汲也从攴子聲周書曰孜孜無怠

說文十二篇手部曰搯搯捾也依小徐从手舀聲周書曰師乃搯搯者抽刃以習擊刺也依詩釋文引詩曰左旋右搯

玉裁按此引周書而釋之明周書搯不訓捾如圍者升雲半有半無蒕者疾惡也同一文法古音搯抽同在第三部明此搯爲抽之假借又引詩以證之也詩清人之搯亦訓抽今本徑作抽字則以訓故字改其本字也此所引周書卽尙書大傳大誓之師乃慆慆在大傳曰慆喜也大傳字从心與从手異者大傳本不與孔壁本同許所傳者孔壁本也如雕鳥之異

說文十一篇水部曰涘水厓也从水矣聲周書曰王出
涘
周禮大祝疏曰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
之格言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
大祝注曰書曰王動色變疏曰按今文大誓得火烏之
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
伊耆氏疏曰今文大（作泰誤）誓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
旄
尚書正義曰馬融書序曰大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
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復于上至於王屋流爲鵰五至
以穀俱來玉裁按尚書大傳鄭所引禮說周本紀董仲

舒傳皆作烏此後得本也馬鄭所注皆作鵰此孔壁中本也馬曰鵰鷙鳥也明武王能伐紂此不改字也鄭曰雕當爲雅雅烏也此以後得之大誓正孔壁之大誓也不云當爲烏者雕與雅形略相似故云當爲雅而訓烏也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尚書正義卷二）此蓋分析烏雕異字之語逵所撰歐陽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三卷唐初已不存而奏上之疏尚存孔冲遠得引之

右馬鄭王所注所引許叔重及孔穎達賈公彥所引皆古文尚書之大誓也唐人以僞孔之大誓爲古文大誓則不得不呼馬鄭王所注眞古文大誓爲今文大誓如以僞孔之二十五篇爲眞古文則不得不呼

馬鄭二十四逸篇爲張霸僞書

尙書大傳周傳大誓書曰唯四月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鄭注四月者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大子也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大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中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尙書大傳又曰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鼖音符譟後漢書劉陶傳武旅有鬼藻之士錢氏驗徵曰鬼藻卽鼓譟文異義同也杜詩傳將帥和睦士卒鬼藻魏志文帝紀注臣

委遠近莫不覺深亦用斯語師乃慆前歌後舞鄭注慆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按此不言書曰而亦大誓文也大誓既後得於民閒則伏生所無而大傳有其文者蓋如鄭君之言生終後張歐陽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也大誓不俟武帝末始出此其一證

周本紀曰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大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徐廣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鄭玄曰號令之軍法重者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

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衆之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　索隱曰此已下至火復王屋爲烏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武王俯取以祭

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　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爲鵰鵰摯烏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玄云烏是孝烏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

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徐廣曰一作減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

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離逷其王父母弟鄭玄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鄭玄曰夫子丈夫之稱不可再不可三玉裁按此不必皆大誓語以不能分別姑全錄之

史記齊世家曰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然也文上下並今文泰誓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

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師與大公作此大誓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觀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玉裁按此即尚書大傳之周公曰茂哉茂哉也復茂同在古音第三部伏生董子同一今文尚書而字異又按武帝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是年武帝即位財七年耳而董子已引大誓然則劉向歆謂出武帝末者誤也

漢書終軍傳白麟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

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對奏上由是改元爲
元狩按是年武帝即位之十八年畢引大誓則不得云
武帝末乃出也
漢書敘傳班伯對上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
文尚書泰誓之辭
漢書谷永傳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
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玉裁按亦此引書共廿五
字上十字師古曰此今文泰誓之辭下十五字師古云
亦泰誓之辭也此正分別謂此十五字非牧誓之辭小
顏時大誓見存或譏其指牧誓爲大誓非也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

谷永對曰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

漢書郊祀志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議曰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

漢書平當傳當上書曰書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亾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

白虎通諫諍篇尙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劉向說苑卷二大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玉裁按武帝紀元朔元年即位之十二年有司奏議曰夫

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按武帝即位之十二年已傳大誓則非出於武帝末年又一證也

趙岐注孟子離婁篇曰書曰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

右史記漢書白虎通說苑孟子注所引皆後得之大誓也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尚書正義卷一）劉歆七略語與別錄同惟讀作讚（文選四十三注）移書讓太常博士曰大誓後得博士習而讀之馬融書序亦曰大誓後得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按後得之大

誓與伏生二十八篇統爲歐陽夏侯尚書若顏師古
司馬貞所見者則馬鄭本之古文大誓而謂之今文
大誓者謂僞孔大誓爲古文則不得不謂眞者爲今
文也

玉裁按此大誓三篇唐已後旣亾而散見於舊籍者也
大誓伏壁無之武帝時得諸民閒與博士讀說傳以教
人合二十八篇總之曰二十九篇藝文志云孔安國得
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是也於伏壁二十八篇之外
增爲二十九此以知得諸民閒之大誓統爲一篇如般
庚不分爲三顧命不分爲二也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
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是也

古文尚書出孔子壁中亦有大誓而分為三篇合諸伏書二十八篇析為三十一逸十六篇析為二十四共計五十八篇是以劉向別錄桓譚新論皆云五十八篇班氏作藝文志以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亾故云古文經五十七篇或疑孔壁無大誓三篇果爾則五十八篇五十七篇之數何以符合馬鄭王何以為之注馬疑之而仍注之者夫固以壁中所有合於博士所習也馬融書序曰

大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

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春秋襄卅一年正義作則取于凶殘近是此依僞古文改耳）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大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按此所引三受字皆本作紂淺人改之春秋襄三十一年正義所引則未改也）今之大誓（俗本正義譌爲今文泰誓漢人不目此三篇爲今文明矣）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大誓近得非其本經馬王此論本屬疑所不當疑而僞孔氏竊取其說乃別造大誓三篇以實彼之僞凡傳記諸子所引大誓語盡組綴其中以衒此之眞枚頤上之孔穎

逵疏之於是馬鄭王所注眞古文大誓遂廢以至於亾孔壁書五十八篇僅存三十一伏書二十九篇仍存二十八良由作正義者用孔廢鄭之故也三篇伏孔正同若孔作鵰伏作烏鄭注讀鵰爲烏用今釋古此見其字亦有異處若三篇內無傳記諸子所引之文則周書大誓不止此三篇之故

春秋襄三十一年左氏傳穆叔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今尚書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昭元年左氏傳子羽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逸書　昭二十四年左氏傳萇[宏]曰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杜注今大誓無此語　成二

年左氏傳君子曰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明道二年本無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韋注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　周語單襄公曰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韋注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亾乎　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禮記坊記篇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鄭注大誓尚書篇名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亾　管子法禁篇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孟子滕文公篇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

用張于湯有光趙注曰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
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
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玉裁按趙氏但守今文尚
書而不見古文尚書故云爾　萬章篇大誓曰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孫卿議兵篇大誓曰獨夫紂
　墨子兼愛下大（今本作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
四方于西土　墨子尚同下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
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墨子非命上
於大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
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　非命
中篇先王之書大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

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　非命下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天志中篇大誓（今本作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僇僨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玉裁按此皆漢時大誓所無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釋文曰韋昭辨釋名云車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音居

玉裁按近人多疑此語不知韋時遮字章魚切車字尺

遮反郎丑居切也麻韵之音成於晉以後晉以前無麻韵也向以語畢氏秋帆秋帆載其說於釋名疏證

周禮戎僕注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車僕注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孟子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史記周本紀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呂氏春秋簡選貴因二篇皆云武王簡車三百虎賁三千以要甲子之事而紂為禽韓非子戰國策皆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江氏叔澐曰三百人當為三千人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士說劍然則虎賁士也

一乘十八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玉裁謂江說近是此時
周禮未備不必泥於周禮虎士八百人之數虎賁言其
勇也葢周以此勇士滅殷後因之設虎賁氏風俗通義
皇霸篇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
之野與今本異孔晁注逸周書所言士卒虎賁之數亦
未審

釋文曰牧徐一音茂玉裁按說文作坶字林坶音母徐
云牧一音茂者茂字舊讀上聲同母也

說文十三篇土部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也从土母聲
周書曰武王與紂戰于坶野按作紂者從今文尙書說
文引說命牧誓序爾謂之商書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嘼識其政事作武成

匡謬正俗曰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嘼徐仙音嘼爲始授反按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說文解字云嘼㹌也字林嘼音火又反獸字从嘼从犬斯則六畜字本作嘼於後始借養畜字爲耳且嘼獸類屬不同嘼者人之所養獸者是山澤所育故爾雅論馬牛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即在釋獸較然可知武王所歸放者旣是馬牛當作嘼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偏即呼爲獸

玉裁按據顏監說則知尚書武成序本作嘼自徐仙民

讀始售反而衛包改作獸釋文原本當曰嘼許救反徐
始售反本或作獸開寶中妄改之
一魏都賦武人歸獸而去戰張載注云尚書曰往伐歸獸
左張揖晉灼其本固作獸古渾言則嘼獸不分析言則
別
周本紀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按行狩即歸
獸也古獸狩通用淮南覽冥訓云狡蟲死高誘曰蟲狩
也漢石門頌云惡虫弊狩即惡蟲獘獸也
鄭云武成逸又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律厤志曰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武王乃朝
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

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武成篇曰惟四月旣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王裁按班云向子歆作三統厤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本志自此以下皆述歆說也歆時武成未亾故歆偁之若班時則武成已亾矣又云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亦是歆所偁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三統厤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矦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殷本紀曰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亾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亾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按史記謂九年觀兵十一年滅紂作大誓牧誓武成分器爻二年爲十三年問箕子以天道劉歆三統厤則滅紂作洪範皆是受命十三年一年內事

左傳三引洪範說文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漢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且以洪範先於微子按商書周書各四十篇今若移之則皆非四十矣疑洪範系商書者乃今文尚書系周書者古文尚書也左氏所據同於今文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釋文曰班本又作般

鄭云分器亾

殷本紀曰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鄭云旅獒逸

釋文曰獒馬云作豪酋豪也正義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獻見於周玉裁按此篇當馬鄭時尚存於祕藏馬鄭得見其文故知其訓爲獻見酋豪也獒當是故書本作獒馬鄭讀爲酋豪僞孔讀爲獒犬如鳥夷改島夷東至于醴改澧

乃命諸王邦之蔡柳宗元封建論曰設五等邦羣后邶
詩譜云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此鄭易字便文也
周本紀曰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

酒誥梓材

揚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
俄空焉今亾夫謂書序有百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尚書
闕酒誥也凡後人所謂數篇同一序皆有有目無序者
廁其閒如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咎
繇謨棄稷按其實則棄稷不統於此序所以作棄稷者
不傳也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按
其實則疑至臣扈不統於此序所以作疑至臣扈者不

傳也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按其實則原命不統於此序所以作原命者不傳也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按其實則高宗之訓不統於此序所以作高宗之訓者不傳也尚書大傳以桑穀共生事系高宗之訓劉五行志引劉向說亦以桑穀系高宗不系大戊故師古曰其說與尚書大傳同或者伏生差謬也今本漢書注譌作與尚書大傳不同酒誥梓材亦正此類以殷餘民邦康叔故作康誥一篇其酒誥梓材不統於此序故失其傳俄空云者偶不存之謂非竟亾也然至於久而闕則竟亾矣故曰今亾夫子雲獨舉酒誥者舉一以例其餘也

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雒誥

周本紀曰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雒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雒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泆乃作多士作毋逸按本紀言作多士而兼舉無逸世家言作無逸而兼舉多士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

奭

周禮地官敘官注書敘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

燕召公世家曰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鄭云成王政亾

賈逵注左氏周有徐奄云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卽淮夷見春秋昭元年正義

釋文云政馬本作征云正也

尚書大傳周傳曰成王政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玉裁按此必篇中有此語伏

生記憶釋之非釋書序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鄭云將蒲姑亾

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

周本紀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疑踐誤奄遷其君薄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本紀曰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鄭云周官亾

周本紀曰成王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

正義卷二曰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王裁按史記亦多方周官相接

周禮小宰職注曰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是則鄭君親見古文周官之證也又鄭志趙商問曰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是周官古文有立大師云云十一字作僞者襲之

周公作立政

玉裁按凡言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周公作立政皆讀尙書而義自見者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鄭云賄肅愼之命亾

釋文云肅愼馬本作息愼北夷也按周本紀五帝本紀作息愼春秋左氏傳外傳皆作肅愼王氏鳳喈曰王會篇稷愼卽息愼肅息爲雙聲息稷爲疊韵也

釋文又曰俾馬本作辨古俾平苹辨皆訓使故堯典平秩馬本作苹而訓使今文則作辯秩雒誥平來來示予亦作辨來此皆雙聲也史記俾作賜則又爲疊韵字江氏叔澐曰王辨榮伯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愼所貢分賜榮伯也玉裁按王俾榮伯四字句絕謂使榮伯賜予肅愼史官乃作賄肅愼之命也史記譌未完序文當作王俾榮伯賄肅愼作賄肅愼之命共十三字古書

往往因傳複衍而有脫文儀禮賄用束紡鄭注賄予人

財之言也

又按薛氏季宣書古文訓賄畀字形不別或謂當作畀

榮伯非也古音賄在十六部畀在十五部音理殊隔羣

經音辨引禮注棄妻畀所齎作賄所齎亦字之誤也

周本紀曰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

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

姑

[illegible][illegible]姑亾

傳言周公徙奄君於僕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序及奄

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按上文作蒲或作薄不作亳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鄭云君陳亾

禮記坊記篇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亾

緇衣篇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緇衣篇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鄭注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周本紀曰成王將崩懼大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大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大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釋文曰康王既尸天子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周本紀曰大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按康誥當云康王之誥大史公於般庚曰三篇於顧命康王之誥別爲二篇皆依孔子序尚書語若依伏生書則皆不分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鄭云畢命亾按亾疑當作逸

周本紀曰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玉裁按史記畢下有公字困學紀聞云尚書脫一公字

律厤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尚書正義引策下有書字孟康曰逸書篇名惠氏定宇古文尚書考曰逸書二十四篇有冏命畢謂冏當爲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厤引畢命豐刑十六字康成注書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玉裁按惠說蓋是也鄭云不同與此序相應七字一句謂序無冊命霍侯之事而篇中有之不相同也其下

又有非也二字亦是鄭語謂祕書所謂畢命篇者葢非

畢命也古文疑信參半絶無師說此諸大儒所以不敢

爲之注也但鄭親見此篇舊稱畢命則二十四篇有畢

命無冏命可知矣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鄭云君牙亾

禮記緇衣篇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

小民亦惟曰怨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

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　玉裁按作尚書篇名也當云名篇在尚書今亾與君陳一例

資當爲至齊魯之閒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

之言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

民恆多怨爲其君難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鄭云冏命逸按逸疑當作亾

說文十篇夰部曰臦驚走也一曰往來皃从夰臦聲本無聲字今補周書曰伯臩古文臦古文冏字玉裁按此七字不可解當作古文言伯冏五字如㽕枿古文言由枿之比盤作冏者古文尚書作臩者今文尚書是以周本紀古今人表皆作臩今本漢書作㬮者譌字也尚書釋文冏九永反亦作㬮臾亦臩之譌字也臩俱往切亦俱永切冏今音在庚淸部古音在陽唐部

又按集韵三十八梗臦人名周有伯臦通作冏此葢因

說文古文𤕌之云故也又唐人文字亦用伯𢀸

周本紀曰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𡡀申誡徐廣曰一作都

大僕國之政作𡡀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鄭云蔡仲之命亡

正義卷二曰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

爲在棐誓前第九十六

春秋定四年左氏傳祝鮀曰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於

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

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玉裁按左氏

傳緇衣篇引尚書有也字者皆用其時語助加之

晉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闢作粊誓

玉裁按闢古文闢字說文十二篇門部曰闢開也从門辟聲虞書闢四門从門从𠬞粊誓序釋文云闢今本釋文改作闢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不云舊本而云舊讀謂其書也非謂其字也其字正作闢顏氏匡謬正俗云粊誓序東郊不闢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闢古闢字闢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闢作闢譌為開陸顏二君皆正俗讀之非然則書序本作闢唐石經初刻從馬君作闢尚為不誤後依衛包改為開字此衛包以前誤讀闢如開而字形不誤衛包以後覺作開字形與音俱非也古文闢與闢古文闢所爭些子

是以舊或讀開耳困學紀聞閙作闢誤

魯周公世家曰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肹作肹誓徐廣曰肹一作鮮一作獮

正義卷二曰孔以柴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大雅崧高鄭箋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按呂命穆王訓夏贖刑入字一句謂呂侯命穆王也鄭注緇衣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

周本紀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釋文曰馬本無平字錫馬本作賜
史記晉世家說晉文公曰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
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
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作晉文侯命王裁按此及
自序曰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劉向新序善謀
篇亦稱晉文公之命皆用今文尚書說也如金縢篇多
用周公以天子禮葬魯得郊祭之說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本紀曰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
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

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

按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葢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又逸篇十六卷幷書序得此數也伏生敎於齊魯之閒未知卽用書序與否而大史公臚擧十取其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閒絕無則亦猶逸篇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妄人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哉孔叢子與連叢子皆僞

書也臧與安國書曰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耶學者因此語疑百篇序至安國乃出然則其所云弟素以爲堯典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者豈亦可信乎其亦惑矣惟內外皆有之是以史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飢黎紂受牧坶行狩歸嚳異母異畝餽禾歸禾魯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無逸怠慎肅慎伯翳伯冏肸誓獮誓棐誓甫刑呂刑之類皆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之異也